

双城五千年

●潘民中

一、春秋战国时期，由隗国到隗邑



鲁山县张官营镇有古隗城。《后汉书》记载隗(chōu,牛喘息的声音)城有一座屈原庙。该庙是见于正史的第一座屈原庙。

古隗城西北角的仰韶文化遗址告诉我们,这里早在6000年前就有一处先民聚落。“隗”在初始应该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字。这个氏族或部落崇尚白牛,以白牛为图腾。进入文明社会后,这个氏族或部落就成为一个方国,其地望在滎水中游之南。滎水的“滎”是由蚩尤的“蚩”加“水”而来。蚩尤族群是以牛为图腾的,隗氏族或部落或与蚩尤族群有血缘关系,甚至有专家认为“隗”字就来自蚩尤的切音合读。

古姓中有隗姓,《风俗通》中说:“隗姓源于郤,郤的后人以隗为姓。”郤是春秋中期晋国卿大夫,这个说法实在太勉强。隗姓应该来自于隗族之国,是以古国为姓。

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称:“昔黄帝方制九州,列为万国。”禹会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。成汤受命,其存者三千余国。武王观兵,有千八百国。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。”隗国在五帝时代和夏朝为万国之一,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商朝和西周时期是否还存在,目前尚无有确凿的证据,比如说是是否甲古文中找到“隗”字,或考古发掘出带“隗”字的器物等,但我认为它是存在的,甚至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初的千二百国中还有它,只是春秋初年郑庄公小霸,在攻灭应国时一并将其灭掉了,成为郑国的隗邑,因此,此地有隗国

二、秦汉时期，隗城灌溉系统发达



古隗城地处滎水之南川原之上,北滨滎水,又有东西隗水环护,方圆数十里土地肥沃,水利条件优越。所以,隗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而言,不仅交通地位、军事地位重要,而且经济地位也相当突出,甚至成为楚国三大产粮基地之一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载:“隗、庞、长沙,楚之粟也;竟泽陵,楚之材也。越窥兵通无假之关,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。”可知,楚国郢都、宫廷、官府及居民所食之粮主靠“隗、庞、长沙”三大产粮基地供应。用今天的话说,隗的粮食生产直接关系到楚国的粮食安全。这里有屈原庙恐怕与此不无关系。

隗地经济上的重要性,到秦汉时代仍在持续。秦实行郡县制,置南阳郡,设隗县。秦末农民起义后,南阳太守吕雉将其防御项羽、刘邦的阵线设在滎水一线,明显是不愿丢弃这个可靠的军粮供应基地。刘邦把西进攻秦的突破点选在隗东,也是为了抢占这块产粮区,以保证西进军队有充足的军粮供应。刘邦对隗这块地方是有感情的,后来他与项羽相争,重出关中仍走这里,最后打败项羽,一统天下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:南阳郡辖县三十

君陵墓,也叫“隗陵”。这就是王先谦在集解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所言“春秋郑隗陵”和杨伯峻在《春秋左传注》中所言“隗本郑邑”的来历。

楚文王十二年(前678),楚文王率师出南阳盆地东北伏牛山余脉与桐柏山余脉间隘口,越过滎水,抵达汝水,占领了原本属于郑国的滎水南北地区,史称“封豨于汝”。回师后为了纵深防御的方便,在隘口中心筑方一里小城(在今叶县保安镇东古城村),并从小城向两侧山体筑长城,控制隘口。这段长城自方一里小城筑起,且以小城为门户,因之这段最早的楚长城就叫“方城”。新占领的滎水南北区域叫“方城之外”,隗与叶、应一样,成为楚“方城之外”的邑聚。

一百年后的楚共王十六年(前575)春,因内政外交的需要,“楚子(共王)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,求成于郑。郑叛晋,子舆从楚子盟于武城”。所谓“汝阴之田”就是“方城之外”汝水南岸的田地,指今宝丰北部、郟县南部一带汝水以南川原。这部分田地原本就是郑国的,现在将之作为筹码还给郑国,以换取郑国叛晋从楚。

在这种局面下,楚国为了加强防御,在方城隘口长城北数十里滎水之南,以隗为门户又筑了一道长城。这道长城西南与隘口长城西延后的鲁阳关(在今鲁山县熊背乡交口一带)相接,向东南越滎水(今沁阳至遂平间沙河),与隘口长城东延部分相接。这道长城,盛弘之《荆州

记》中有记载,为郢道元《水经注·滎水》所引:“盛弘之云:叶东界有故城,始隗县,东至滎水,达比(泌)阳界,南北聊聊数百里。号为方城,一谓之长城。”这条楚方城的外长城,习惯上也叫“方城”。

又过了三十四年,楚郑救四年(前541),令尹公子围为发动政变而清除异己势力,“使公子黑肱、太宰伯州犁城隗、栎、郑,郑人惧。子产曰:‘不喜。令尹将行大事,而先除二子也。祸不及郑,何患焉?’不久,公子围果杀郑敖和伯州犁,自己登上王位,史称“楚灵王”。公子黑肱、太宰伯州犁城隗,并非始筑,而是扩筑加固。隗之城,应该说早在隗国时就有了,被郑国占领称隗邑时仍存在,楚以隗为门户修筑外长城时肯定就修复过。经公子黑肱、太宰伯州犁扩筑加固了的隗城,传留给后世,至今遗迹尚可辨识。

经村民实测,古隗城为内外两重,略呈东西长方形。外城东西约长1700米,南北宽约700米,面积约120万平方米。内城大致是后来隗城寨的范围,位于外城内侧靠西,也呈东西长方形,东西长约500米,南北宽约300米,面积约15万平方米。内城西北角夯筑高台地仍存,当为原隗国宫室所在,所以民间有“紫禁城”之说。

迹,激用滎、清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,分疆刊石,使有定分,公私同利。众庶赖之,号曰‘杜父’。这里明确记载了杜预修复召信臣滎水灌溉系统,获得“公私同利,众庶赖之”的效益。

地理人杰,这里还出了一位品格堪与屈原媲美的大学者延笃。隗水灌溉系统隗县居其首。可想而知,隗县的粮食生产是为晋朝出兵江南、平定孙吴及十年“太康盛世”发挥过支撑作用的。但随着“八王之乱”的内耗和永嘉祸乱的发生,西晋灭亡,东晋偏安江南,北方沦入十六国纷争。继而江南宋齐梁陈,北方北魏北齐北周,更迭频繁,政建制频频变换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称:是时“南北相高,互增州郡;魏以五方淆乱,建置滋多。齐主洋言:魏末州郡,类多浮伪。百室之邑,遽立州名;三户之村,虚张郡目。循名责实,事归焉有。而隋初杨尚希亦曰:当今郡县,倍多于古。或地无百里,数县并置;或户不满千,二郡分领。民少官多,十羊九牧。盖自正始之际,迄于东西魏之余,九州郡错,为已甚矣”。可隗县作为县级政区,隗城作为隗县治所,却在阛阓上消失了。可想而知,战乱对隗县这片昔日的富庶之区破坏的严重程度。

《晋书·杜预传》载:太康三年(282)杜预在镇南将军任上,“又修召信臣遗

三、南北朝时期，战乱纷争隗县消失，隋唐之后，此隗非彼隗



作为政区消失了的隗城,并没有退出世人的记忆,仍不时有余音袅袅的回响。

《水经注》的作者郢道元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(508-512)任鲁阳郡太守,对滎水水系作过实地考察,对古隗城和流经隗城的滎水支流滎水尤为关注。《水经注·滎水》载:“滎水又东迤隗县故城北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载:‘冬,楚公子围使伯州犁城隗是也,出于鱼齿山下。’滎水又东,隗水注之,俗语谓之秋水,非也。水有二源,东源出其县西南牧场山东崖下,水方五十许步,不测其深,东北流迤隗县南,又东北屈迤其县东,而北合西源水。乱流北注于滎。汉高祖入关,破南阳太守吕雉于隗东,即于是地,滎水之阴也。”

《魏书·地形志》记载隗地周边的政区情况:“广州,治鲁阳,领郡七:南阳郡领县二南阳、茨城,顺阳郡领县二龙阳、龙山,定陵郡领县三北舞阳、云阳、西舞阳,鲁阳郡领县二山北、河山,汝南郡领县二汝南、符登,汉广郡领县二昆阳、雋阳,襄城郡领县二繁昌、襄城。”却无“隗城、阳翟、汝南、鲁、隗城。”隗城郡领县十,有舞阴;襄城郡领县九,有方城、舞阴、襄阳。顾祖禹说:后魏将隗县“改为襄阳县,属襄城郡”。隋易周祚,取梁并陈,天下为一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载:“襄城郡,统县八:承休、梁、郟城、阳翟、汝南、鲁、隗城。”隗城作为襄城郡的属县又出现了,可惜这个隗城县与秦汉、魏晋的南阳郡属县隗县不是一回事。这个隗城县乃“旧曰雋(隗)阳。开皇十八年改曰滎水,大业初改名焉。后魏置南阳县、河山县,大业初并废入焉。有应山”。

可见隋朝襄城郡隗城县是由隗阳县而来,开皇十八年(598)改雋(滎)阳为隗水县,大业初更名隗城县,并将后魏在其东侧不远所置南阳县、河山县撤销并入隗城县。隋隗城县的县治也不在滎水南的古隗城,而在滎水北岸的应都故城即滎阳城,且这个隗城县随着隋朝的灭亡很快就消失了,唐高祖武德四年(621)在应都故城重置隗阳县。贞观元年(627)又撤销隗阳县,并入鲁山县。

自大唐盛世以后宋元明清历代,隗、隗故城、隗城故城,仍时常为文献所记载,但不是作为政区,而是作为古

迹,激用滎、清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,分疆刊石,使有定分,公私同利。众庶赖之,号曰‘杜父’。这里明确记载了杜预修复召信臣滎水灌溉系统,获得“公私同利,众庶赖之”的效益。

地理人杰,这里还出了一位品格堪与屈原媲美的大学者延笃。隗水灌溉系统隗县居其首。可想而知,隗县的粮食生产是为晋朝出兵江南、平定孙吴及十年“太康盛世”发挥过支撑作用的。但随着“八王之乱”的内耗和永嘉祸乱的发生,西晋灭亡,东晋偏安江南,北方沦入十六国纷争。继而江南宋齐梁陈,北方北魏北齐北周,更迭频繁,政建制频频变换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称:是时“南北相高,互增州郡;魏以五方淆乱,建置滋多。齐主洋言:魏末州郡,类多浮伪。百室之邑,遽立州名;三户之村,虚张郡目。循名责实,事归焉有。而隋初杨尚希亦曰:当今郡县,倍多于古。或地无百里,数县并置;或户不满千,二郡分领。民少官多,十羊九牧。盖自正始之际,迄于东西魏之余,九州郡错,为已甚矣”。可隗县作为县级政区,隗城作为隗县治所,却在阛阓上消失了。可想而知,战乱对隗县这片昔日的富庶之区破坏的严重程度。

《晋书·杜预传》载:太康三年(282)杜预在镇南将军任上,“又修召信臣遗

坪的过去、现在与将来。

白草坪的人似山如水,厚道朴实,聪颖靓丽。据传,村里的祖先在山上开垦农事,掘出一个百宝瓶,价值不菲,于是,有人把村名定为百宝瓶。先人内敛,不恃张扬,把百宝瓶悄悄藏匿,为免招祸,改村名为白草坪。传说无从考证,世代村民勤恳务实、低调做人的风尚与气节却传承至今。

我们在白草坪的山水之间,捡拾起一块蹉跎岁月的残片,去精心研读上面镌刻的破碎记忆,仿佛追寻到了历史衔接的一仄光亮。

白草坪有过造纸的历史,曾经享誉中原,名噪京津。



白草坪的净瓢纸



□叶剑秀

节令刚入秋,我们在蓬勃的秋阳里驱车去了白草坪。

白草坪,是个不大的村落,名字里带着浅浅的诗意,偏僻在鲁山西部山区。这地方超脱恬静,虽然没有奇丽景观,却有着感召和牵动我们的诱惑。

白草坪的山不算俊俏,却犹如丰腴健美的人体曲线,错落有致,伸展得筋道,蜿蜒得迷人。满山葱郁的林木,孕育了身披奇服异装的山鸟,间或有清脆的鸟鸣,静卧的群山俨然是灵秀律动的天堂。空气里盈转着充裕的氧,弥漫着洗涤肺腑的感动,身心便绽放初秋的时光。

白草坪的水从沟壑里流出,纵横交错,汇成一条条小溪,淙淙流淌,柔美而执着。偶遇山石阻挡,溪水不急不躁,抑或不屑,汪一池清潭,蓄势待发,横卧的山石只好从身旁让开一条路,溪水从容有序地豁然前行,分明还唱着欢快的歌谣。那叮咚轻吟的歌谣,虽远不及狂奔奔腾的轰鸣,却有腔有韵,优雅悦耳,这便是高山流水、细涓浅唱的美乐章。水质细腻光滑,澄澈透亮。择一处溪水,蹲坐于一块圆润的山石上,凝视身旁翠绿清潭,仿佛窥见一方水土的神秘。倒影的山影,浑厚迤邐,似睡似醒,恍若把人世的沧桑与希冀容纳于胸。撩一波水帘,扬起一串珍珠般的弧线,不由得让人去遐想白草

墙,然后构木梢子捆成捆,垛在坑中,在石墙外用大量的木柴把石墙烤热烧红,尔后向火墙上大量浇水,使火墙上迸发出的强大水蒸气扑向构梢,把构梢蒸熟,使皮子木质分离,剥下皮子即为蒸皮。把蒸皮用石灰浸泡后放大锅里再煮一遍,就成了白色的构瓢。把构瓢再用碱水浸泡后蒸三遍就成了净瓢。然后在石板上用木槌将构瓢砸成饼,切碎捣成糊状,放到陷坑的水中用力搅动,使之与水融为一体,成为纸浆,用竹帘子一张张捞起,挤去水,制成纸拍,再一张张揭起贴在石灰墙上,晒干后即成了净瓢纸。一个陷坑称为一具陷,四人作业,一天一具陷可生产净瓢纸两捆(二十刀)。

白草坪的净瓢纸色泽纯净洁白,柔韧性极强。曾有“净瓢纸能张在炭火上炒玉米花”“绿豆粗细的纸捻能提起一桶水”等赞誉。净瓢纸因不怕潮湿,不怕虫蛀,长久保存不腐烂,不变色,适宜于买卖田产做契约和店铺商人做账簿,书写舒适。尤其扎糊灯笼,用净瓢纸染上五颜六色,做成各种纸花,扎成灯笼,明亮透光,鲜艳夺目。

白草坪的净瓢纸闻名遐迩,畅销汝州、洛阳,远销京、津、西安等地。

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白草坪的造纸业兴旺发达,仅白草坪附近村庄,就已发展到

五十多具陷坑,每天可生产净瓢纸一百多捆,价值小麦六千余斤。不仅给苦难深重的山区百姓带来生活保障,也使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蓬勃生机。

时光飞速流转,现代科技转眼取代了旧时的手工制造业。虽然白草坪的净瓢纸早已不复存在,但造纸的陷坑遗址仍然见证着曾经的辉煌。

华夏民族的历史文明,归功于造纸术的出现。纸是文字的载体,文字是历史兴衰的见证。在这个山区小村,由纸联想到文化,原本是有延续根源的。

白草坪及周边学校,活跃着一群文学队伍,他们大多是教师,虽然人已中年,却执着于文学创作,多有建树。在与他们的交流和切磋中,感触到了他们的真诚与激情,谦逊与博学。

我们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里,呼吸着墨香的气息,感慨传承的分量。文化可以凝透血脉和灵魂,文学可以开阔视野和情怀,难怪这里钟灵毓秀,人杰地灵。或许,正是这些山区的文化守望者,传道授业,撒播种子,才点亮了通往山外的坦途。一拨又一拨的人才从土走出,以诚实和智慧去采摘天空的一抹彩虹,才丰满了山区的自豪与厚德。